

# 笠山下的音樂盛宴—— 鍾理和101歲紀念音樂餐會



▲鍾理和紀念館開館之初種下的「大王果」樹苗，如今已長成穩重泰然的大樹，是參訪紀念館民眾詢問度頗高的鎮館之樹。

【鍾理和紀念館訊】鍾理和紀念館前廣場有兩棵大樹，長得鬱鬱蔥蔥堅忍不拔，是來館訪客詢問度頗高的園木。大樹有個禪意的學名：山陀兒（Santalol），緣由1919年日本殖民政府從南洋引進台灣種植的樹種之一。

1979年建館時種下的山陀兒苗木如今枝繁葉茂綠意凜然，同時也記錄鍾理和紀念館這些年的慘澹經營。2月10日在大樹下首次別開生面的舉辦鍾理和101歲紀念音樂餐會。

詩人、同時也是鍾理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鄭炯明醫師致詞提到，日

本國民文學教育推廣普及於民間且日常化，各地方無不以孕育出文學家的風土而自豪，將作家與作品融入於地方文化與空間地景之營造，舉國的文學館、作家紀念館總數達到700多座近800之譜。

鄭醫師回顧鍾理和紀念館建館之初，威權政府百般刁難，歷經艱辛於1983年落成，有幸成為第一所民間文學館。經過33年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若按台灣與日本的人口比例，台灣應至少有1000館舍規模，惟惜公私立、家族設立作家文學館舍至今只有20餘座，甚為遺憾。

鄭炯明感慨，文學館舍是國民文學教育的推手，讓文學融入民眾日常生活，提升民眾精神生活任重道遠，但政府補助不足，今年又遭逢災損毀，文學館舍的經營仍屬困難。為了紀念館的長遠營運，特舉辦音樂餐會及義賣活動，盼各界提供紀念館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鍾理和文學全集出版的推手張良澤教授盛情參與紀念館此義賣活動，代表主持初刷的鍾理和全集拍賣，最終由客委會主委古秀妃代表高雄市陳菊市長買下，為本日活動歡喜開啟序幕。

承蒙張教授力邀，台灣畫壇前輩林天從哲嗣林宗良先生慷慨提供林天從畫作《山村》作為義賣品襄助紀念館，美濃知名企業家聽聞義舉感動不已，第一時間立刻出價收購，重要捐贈品陸續順利拍出，讓現場洋溢輕鬆溫馨氣氛。

### 視覺與味覺的饗宴

音樂會由美濃國中學生舞蹈開幕，融合客家風俗與山歌元素的流行舞蹈形式迅速炒熱氣氛，隨之進入拍賣流程。拍賣會後由民謠歌手黃璋傑、客家民謠音樂人林生祥與女兒A.K.K.I.、蔡世鴻（吉他）、潘晨（古箏）輪番登台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鍾理和先生的孫女婿、旅德小提琴家蔡宗言也演奏電影《原鄉人》主題曲讓與會者神遊電影意境增添懷舊的年代感，隨後的《巴哈無伴奏》小提琴獨奏更讓在場人士屏氣凝神聆聽，精彩的演出令人印象深刻。

中午的餐會菜色，由家族回憶妹妹的家庭口味，以美濃傳統料理結合鍾理和文學《竹頭庄》、《草坡上》、《雨》等作品，配搭出足可呈現早期客家人克勤克儉因地而生的生活智慧與風味料理，道道菜色在主持人介紹下續紛登場，頗富趣味。

透過紀念文學家的音樂饗宴，與會者懷想鍾理和文學並體驗理和的家常風味，感念當年開館先輩種下今日紀念館坐落笠山下的機緣，提供後人一個美好的文學園地，在悠揚樂聲中渡過心靈豐收的周末午後。

鍾理和101歲紀念音樂餐會，獲得各界的支持與奧援，特此向所有參與、捐贈、贊助、協力的朋友至上敬意與感謝。考量版面有限，將分兩期刊出感謝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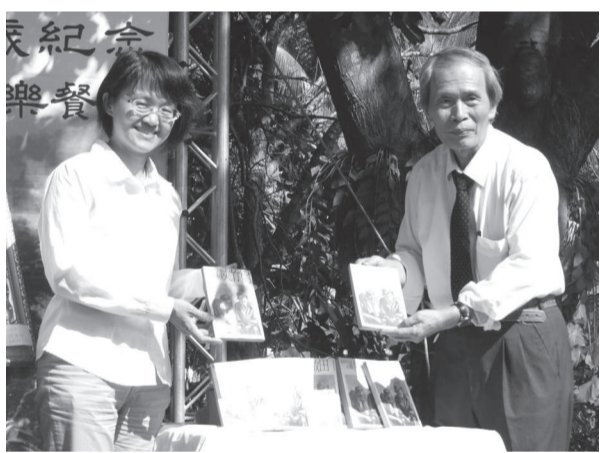
### 感謝贊助者及協力夥伴

■ 作品捐贈義賣者：  
台南：張良澤教授捐贈藏書票一組、林宗良捐贈畫作《山村》一幅  
高雄：林純用  
美濃：「流美協會」藝術家：盧明德、郭挹芬、謝二羊、張碧如、劉雄俊、林彥伶、王耀俊、李彩華、許文松、陳思穎、陳遵仁、陳秀玉、潘瑞琮、莊正德、蔡世鴻  
美濃在地藝術家：鍾舜文、連偉志

■ 美濃在地伙伴：  
美濃愛鄉協進會、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旗美社區大學、月光山雜誌社鍾昆宏社長  
宋長青、莊宗芳、陳光仁（合口味）林全珍、劉逸姿、邱明萱、古清蓮、劉雅芳、邱彥豪、鍾雨晴

■ 有機米贊助：潤惠有機農場邱森曙、張淑玲

■ 音樂及舞蹈演出：美濃國中、黃璋傑、蔡宗言、林生祥、蔡世鴻、潘晨



▲張良澤教授捐獻富有紀念意義的第一版鍾理和全集，由高雄市長標下這一珍貴拍賣品。



## 音樂是生活的寫照 我的作詞經驗談（中）

◎ 傅文德 美濃國中

### 〈該句話，該條樹〉

第三首歌詞〈該句話，該條樹〉（那句話，那棵樹），對我而言是一首很重要的歌，是我這次最期待的歌曲。這是一首唯一描述我過世阿公的話，一種很特別的感覺，雖然感覺悲傷卻不是一首要人掉眼淚的歌。我阿公是一位很固執的人，他對他的決定很堅持，他不會想太多的。在之前我們擔心的人，往往不是阿公而是阿嬤，因為阿嬤身體不好，但是自從阿公檢查出癌症時，我們就開始很擔心很急，也不知道要如何做？所以每次要去醫院時我都不想去，因為那種感覺總讓我不舒服。而當阿公不再家時，我最不習慣是少了他的提醒，他以前來都會提醒我們要洗澡，但少了那一句話的存在，感覺不自在，所以這也是

我在間奏說的對白意思，也是我最初寫這首歌的起點。等他真的不在時，我才在回想這些事情。

歌詞中第一段整段歌詞：「風裡面的味道，香香。朋友的糖，酸酸。心裡面的人，聽心事。白天晝夜，那句話，不過要提醒自己」，對於我來說是我寫下去時我周遭的空氣、味道，再到我想他心裡的那一個人，一個默默聽他說心事的人，分擔他做出來的決定、堅持。雨裡面的樹會不會倒？雨裡面的花會不會開花？雨裡面的人還會在那嗎？思念還是思念，是我對他一種描述的感覺，他就像那樣的樹、那樣的花般，承受風雨時的壓力，他是否會倒下或者開花，而他以後會在那裏嗎？最後是對他的思念。間奏中的對白：「那傍晚，你跟我說的話，是我對你最後一次的記憶，最後一次…聽到你的聲音」，就像我前面說的，是一段思念他不在時，少了他的提醒的話。間奏



▲傅文德由音樂人米莎的手中接下歌詞優等的獎狀。（攝影/鍾舜文）

完後的：「人來來去去，的街上，話從四面傳來，老磚瓦片，老掉了，一個人的屋下，總是少一人」，意境就像自己走在街上，夕陽在背後，街道上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那一種的氣氛總是會想起他的，而後面的一個人的屋下 總是少一人，就是他不再家時，少了一個人的感覺。（待續）